

抗戰三部曲

蒲風 著



GO ZHUBIANSHE ZHUBIAN

運

情

存

念

風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抗戰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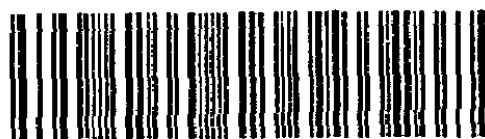
(國防詩歌集)

蒲風著



★ 1937 ★

詩歌出版社出版



3 0580 9246 5

由「鋼鐵的歌唱」說起

——代自序

一九三六年正當「國防文學」的呼聲喧騰的時候，「鋼鐵的歌唱」——第一冊專以國防爲內容的詩集能够及時出版，使我感到了無限的歡欣。儘管今年尚有睡在鼓子裡的純粹詩人極力詆譏「國防詩歌」，說是沒有人看得懂；而事實勝於強辯，這冊集子初版一千五百本很快的就到了可以再版的境地，許多報章上曾寄與了熱烈的歡迎，誹議者之可以塞口，那顯然已是毫無疑義。

「鋼鐵的歌唱」除以最前進性的現實社會內容爲題材以外，依我自己私下的判斷（其實，各批評家也莫不這樣的指謫），通俗的調子和新穎的意象・構想，最是此書之特色；然而，間有一部分缺乏蓬勃感情，（尤其

是此種情感之連續性），却又正是此書之最大的缺憾。

今年二月，「搖籃歌」的出版，使我更明了由通俗的調子趨向於「歌」的必要；而先是在去年冬，我草擬了「歌唱是力量」，自後我更一心一意地向此邁走。到了今年夏，秋，抗日熱，抗戰熱又使得我高呼出「打起熱情來」，提高我們新詩人的政治熱，務使詩人能與大眾的熱情溶成爲一。於是，事實上的進展，實踐的母親便爲我帶來了這一個赤子——「抗戰三部曲」。在此，我寫了不少可供作曲的詩詞（刻已有多首曾蒙作曲家煥之作曲），唯恐其不十分能够供給大眾歌唱；寫了不少熱情蓬勃的東西，唯恐其不足以比瑪耶濶夫斯基，惠特曼般的類如大海大洋的澎湃奔放；也寫了不少情緒徘徊婉轉的句子，唯恐其難與普式庚，葉賽寧的詩歌相比擬。然而，我却用努力來克服了不少「鋼鐵

的歌唱」上之不足。而實踐更保證了我的這一方面的「良知」。我覺得我腳走的是時代的大路。

而題材方面，雖然同是有關國防的東西，比起鋼鐵的歌唱來總覺得有點不同；其中顯然的分界線是：生活已逐漸跟我的歌唱打成一片，再不像以前的不十分貼近生活的真實。也就是說，這冊集子裡的詩句比以前多來自生活上的抒唱與呼喊，雖然，在配合整個時代的集團生活行動中，也許仍舊不免有不足之缺憾。

不過，儘管這冊集子比起「鋼鐵的歌唱」來可以使我自己稍為滿意，在今日，抗戰的熱潮中，我們的詩句，——情感結晶的子彈，能否一一符合今日的逼切需要？要怎樣才能配合日新月異的內容上的要求？這誠是當前的急待解決的問題，而我再來印刷此第二冊國防詩歌集，也不外就是再想用虛心來徵

求大家的批判與答案吧了。

集中，屬於諷刺一部門的，多已移編於另一冊隨後待出的詩集內，致令大家不能觀個全豹，這誠然又是一個憾事。但是，依靠大家的熱力的支撐，也許不久又復可以有以與大家相見，且等待獻醜的機會罷！

如今，誠然，正是應該以「我們的武器當我們的歌」的時候了。然而，戰鬥的生活將使我們更多戰鬥的歌讀與頌唱，縱令我們不一定可以做中國的白德內宜，倍茲勉斯基也一定不會由是就窒息了我們的歌喉和心聲的罷！

我願不久的將來，我還會有第三第四冊抗戰詩集。

蒲 風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目 次

由「鋼鐵的歌唱」說起(代自序)……

★ ★ ★

咱們前進曲.....	1
慰勞前方弟兄歌.....	3
前進是勝利曲.....	5
看守海岸線.....	7
廈門自唱.....	8
路.....	10
壯丁隊歌.....	12
游擊隊.....	14
鋼鐵軍歌.....	16
戰鬥救亡歌.....	17

— 1 —

365870

不要慌張.....	19
他們通不過.....	21
咱們打鐵匠.....	22
九月的花.....	24
從前我們被吸吮盡了.....	27
我們不願意留一奴隸身.....	29
他們鹹心肝的.....	31
我要學習戰鬥.....	33
我要北上.....	35
在 <u>汕頭</u> 沒有空防.....	38
歡唱西北的礮聲.....	41
戰線不單在 <u>綏遠</u>	44
戰鬥頌歌.....	49
抗戰三部曲.....	51
夜襲下.....	59

悲哀的雲濤.....	63
熱烈的握手.....	65
告別 <u>汕頭</u>	69
告別 <u>廈門</u>	74
海嘯，暴君！.....	77
當我噙着魚骨頭.....	84

長 詩

飛鷹，飛向 <u>臺灣</u> 去吧！.....	87
--------------------------	----

★ ★ ★

封面木刻：.....	張訂
封面設計：.....	H.F.

咱們前進曲

咱們前進，咱們前進！
咱們的爭戰爲着民族自由，
咱們的爭戰爲着父母兄弟，
咱們的爭戰爲着妻兒姊妹和自己。
咱們緊握着鎗，
鎗上有真理在護衛。
咱們前進，
咱們發誓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狗東西，
叫他們別枉想我們半寸土地，
叫他們別枉想攫取
我們的財產一分一釐。
咱們前進，包管他們只是前來送死，

—— 1 ——



咱們發誓不放過他們貪婪的魔鬼！
咱們前進，咱們前進！
咱們前進直到最後的勝利！

慰勞前方弟兄歌

前方弟兄，前方弟兄，英勇的前方弟兄！

你們防衛着祖國的最前線，

用你們的刺刀和槍砲

保護咱們的土地，財產和生命，

爭得了咱們中華民族的體面：

你們驅逐了日本帝國主義狗東西，

像割草般的把他們的頭顱砍去。

從今，咱們一一記在心裡：

有錢的出錢，

沒有錢的拿出一顆心；

咱們今天慰勞你，

明天就是你們的後備。

咱們是中國人，
咱們不願做亡國奴隸。

前進是勝利曲

前進，前進是勝利，
被壓迫夠了的同胞
會高舉着鮮明的旗幟歡迎你。
我們頭頂着天，腳踏着地，
我們要把中華民族解放的任務擔起；
我們沒有懼怯，
 懼怯的是烏龜！
我們不後退，
後退的報酬是滅亡，
敵人的飛機會炸死我們
在那淒涼的荒野裡。
我們前進，

**我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前進是勝利！**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看守海岸線

大家來
看守着我們的海岸線，
東隣的海盜，
要想前來劫掠我們的財產，
屠戮我們的生命，
那怪難看的紅膏藥旗
他們想用來替代我們的真太陽；
我們只有團結，
武裝起來就有偉大的力量。
大家來，齊心合力，
看守海岸線，
一步不准他們踏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

廈門自唱

我，
我是廈門，
我是炸彈；
我滿貯着殺敵的火燄
安放在廈門港中。——
告訴他，
他，那貪食的東隣野獸，
別要枉想鯨吞：
一天他們膽敢嘗試，
他們的骨肉
會立刻炸粹成粉，
從他們的獸心上

驚散了野蠻的靈魂○
哦！我是炸彈，
我是廈門！

一九三七年夏末於廈門○

路

 瞧怕了
 大刀的砍殺，
 吊死的刑罰，
 ——不是
 路！
 路，
 在前方：
 武裝，
 打鬼子，
 ——抵抗！

等着

大刀的砍殺，
上吊的刑罰，
——不是
路！
路，
在前方：
武裝，
打鬼子，
——抵抗！

(爲東北農友寫)

壯丁隊歌

(大街市上
通過了
壯丁隊的洪流)

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三——四！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們團結得像鐵的洪流，

我們都預備向前線衝。

衝！衝！衝！

衝出山海關，

跨過大海東；

我們，我們是
民族解放的先鋒！

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三——四！

一九三七年夏於廈門○

游 擊 隊

游擊隊！游擊隊！

你們的出現

像閃電：

一個閃爍！一個閃爍！

勇猛的襲擊

打得他們魂飛魄散，

心倦神疲。

游擊隊！游擊隊！

你們的出現

像電閃：

一個閃爍！一個閃爍！

接着

一個勇猛的搏鬥，

給他們一陣暴風雨。

一九三七，九，十五。

鋼鐵軍歌

鐵的意志，
鐵的紀律，
鐵的洪流。
——我們是鋼鐵軍！
我們開上前方，
我們的使命是，
中華民族解放！

戰鬥救亡歌

——大眾合唱——

(甲) 鐵的馬蹄
將踏過我們的身上；
(乙) 銳利的刀尖
已對準了我們的胸膛。

(丙白) 同胞們，
驚醒了沒有？

(丁白) 預備起來戰鬥了沒有？

(合唱) 團結就是力量，
戰鬥就是救亡！

(甲，乙) 我們趕快起來，
伸開我們的大腳，

東隣強盜的頭顱
會滾得像皮球一樣。

(合唱) 團結就是力量，
戰鬥就是救亡！

不要慌張

不要慌張！

他們有飛機，
我們的飛機更加精銳萬倍。
在前線，我們射落了他們百十架，
業已轟炸得他們抬頭不起，
他們的大小軍艦，
一艘一艘的沉落了海底。

不要慌張呀！

敵人飛來的是豆腐飛機，
莫害怕他們亂擲炸彈，
我們的高射砲百發百中，
我們的空軍英勇無比，

包管他們有路前來沒路折回○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他們通不過

我敢保他們通不過！
通不過，我們的陣線賽過鋼和鐵；
我們手握着槍
瞄準着那些貪婪的
 日本帝國主義狗強盜；
真理的神藏在我們的心窩，
我們的心志堅定
 好比金剛石，
剷除他們像割草；——
他們只是錫和泥，
這裡堅硬得賽過鋼和鐵，
我敢保他們通不過！

咱們打鐵匠

叮叮噹！叮叮噹！
咱們打鐵匠○
早也打鐵，夜也打鐵，
把鐵鍊成鋼，
把鈍的刀劍
煅成銳利發光芒○

叮叮噹！叮叮噹！
咱們打鐵匠○
早也打鐵，夜也打鐵，
煉成鋼鐵的臂膀，
煅得咱們的心腦

精密而堅強！

**叮叮噹！叮叮噹！
咱們打鐵匠○
早也打鐵，夜也打鐵，
今日打鐵在後方，
明天拿起刀鎗
也是一個戰將○**

**叮叮噹！叮叮噹！
咱們打鐵匠○
早也打鐵，夜也打鐵，
咱們一天開上前方，
敵人來抵擋的
不是死就是傷！**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

九月的花

——紀念「九・一八」六週年——

九月，
你帶來了
血染成的
九・一八。

九月呵！
血染成的「九・一八」呵！
六年了，
我們圓睜着眼
看我們同胞的血
繼續在

被搶去的土地上
濺灑，奔流。

然而，
我們終於
一齊伸出了
反抗的
戰鬥的手：
我們堅決地
要戰勝敵人，
要用歡欣來洗去恥羞！

哦，九月！
血肉砌成的花！
（——「九·一八」，）

我們紀念你！

一九三七年九月

從前我們被吸吮盡了

從前我們被吸吮盡了血和肉，
剩下了一張皮和骨；
而且，那些貪婪的強盜，
復在此瘦弱的身軀上，
加上了粗大的索，
牢牢地把我們束縛；——
 動擅不得，
 動擅不得，
眼看一條生命
就將像殞星般的
自高空中向地下殞落。
可是，在這高深的壓迫宰制下，

將近百年的歲月中，如今，
新的我們長大起來了：

是高壓使得我們富有反抗熱，
是磨難使得我們身體十分剛強，
一切失地的悲哀又充實了
我們堅強的心臟；

今天，我們伸出鋼鐵的臂膀，——
強盜，百年的血債
要你們的狗命抵當！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

我們不願意留一奴隸身

我們不願意

留一奴隸身，

放下鐮刀，丟下斧頭，

我們穿起了軍裝，

層年的生活

煉就了我們鋼鐵的臂膀，

讓我們發揮我們的偉大力量。

我們不願意

留一奴隸身，

冒着彈雨鎗林

我們戰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戰取大中華民國光明赫赫的太陽。

沒有饒讓，
把他們的刀鎗化作鉛和錫，
發誓要他們前來領教
我們鋼鐵隊伍的堅強。
——我們不願意留一奴隸身！
——我們不願意留一奴隸身！
做奴隸的
死了羞見祖宗，
今生有命也見不得
親朋戚友和爹娘。

他們鹹心肝的

他們鹹心肝的：——

心肝鹹過海水，

心肝鹹過晶鹽○

但是，正像海上沙，

表面上是互相貼黏，

實在不外是刹那的合作：

風來隨風，

浪來隨浪，

爲的只僅是個人利慾的貪饞；

不論任何時候，

他們都只好互相猜嫌○

——我們那個怕他？

我們都是兄弟般的熱愛，
我們互相親昵如姊如妹；
我們
心結着心，
建造起心的長城來！
心的長城上將轟出殺敵的巨雷，
又將交傳着那歡慶勝利的酒杯！

註：土話「賊心肝的」有野蠻，強暴，貪饒諸義○

一九三七年夏

我要學習戰鬥

我要學習戰鬥，

別人要我學習世故：

第一，看人的眼色說話；

第二，不要有倔強的態度；

第三，多跟濶人作交遊；

第四，……………

哦，我不了解人類間的太糊塗！

——我是這樣地

辛苦生活着，

我走着不是平坦

也不是孤獨寂寞的路。

唉！看吧，

總有一天我將看見
大日本帝國主義的炮彈
打入了他們世故者的胸脯；
那時，我會駕騰起轟炸機
或是駕使着坦克車來
替他們的沉冤報仇罷！

我要北上

我要馬上北上，
我的夥伴在北方。
走呀，火車在那裡？
 英勇的工友們呀，
 英勇的農友們呀，
 建築吧，建築吧，
 不要稍事停留喲！
閩粵滬鐵道爲什麼不建築呢？
那是軍事要道，那是國防基礎呀！
 ——來吧，來吧，
 我敲打着大鼓，
 我吹動着喇叭，

走上前去呵，我們是開路先鋒，
我們是開路先鋒！

我要馬上北上，
我的夥伴在北方○
走呀，飛機在那裡？
——飛機有的是：
有時飛到汕頭，有時飛到廈門，
有時飛到福州，有時飛到滬上○
然而，那是貴族富翁們的呀，
我們平民化的飛機在那裡？
我們的民間技術士在那裡？
——來啲，愛國的兄弟姐妹們，
購置吧，訓練吧，
不要稍事停留啲！

爲什麼我們沒有幾架民用飛機呢？
那是有關軍事國防呀！

——哦哦！來吧，來吧，

我敲打着大鼓，

我吹動着喇叭，

努力呵，我們來建設

平民化的民用航空，

我們來建設平民化的民用航空！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於汕頭

在汕頭，沒有空防

在汕頭，
沒有空防，
我們的生命
像微弱的菜油燈光，
在狂風中
驚魂，
跳盪！

敵國積極圖謀我：
在天津，
在閩，粵，滬上，
他們企圖建設毒瓦斯廠；

距此不遠的
曾是我們舊地的台灣，
 日本人儲有強大的軍備，
 日本人建築有大飛機場。

然而，
這還是時候！
我們來獻身空防：
 我們要有防毒面具，
 我們要有救護隊，
 我們要有高射砲，
 我們也要統制燈光，
 ……………最要緊的：
 我們要有衆多的飛行機
 我們要有良善的飛機場。——

讓我們走向積極，
發揮中華民族的榮光！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
爲汕頭防空特刊寫

歡唱西北的礮聲

歡唱
西北的礮聲！
被壓迫的
被麻醉的
心，
如今業已飛迸，
清醒！

哦！
展開，
西北的旋風！
我們的祖父

我們的父親
曾爲和平而戰鬥，
戰鬥曾是他們的歌奏！
——如今
我們歡唱吧，
戰鬥的血流
又已活躍
在我們弟兄的心頭！

鬥爭！
中華民國的戰鬥士！
爲着自己，
爲着兄弟姊妹，
爲着父親母親，
爲着億萬被壓迫的弟兄，

爲着萬千鐵蹄蹂躪下的姊妹，
爲着億萬頭的牲畜，
爲着廣濶的土地，森林，
爲着那一切一切的
我們未曾啓用的寶藏，
爲着我們整個
被壓迫民族的自由解放，
.....

哦，展開吧，
西北的旋風！
戰鬥是我們的歌奏，
我們用武力來
打殺帝國主義和走狗！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戰線不單在綏遠

戰線不單在綏遠，
戰線也在天津，上海，漢口，廣州，
 汕頭，廈門，福州，……
 帝國主義的武裝
 橫行在我們的腹肚，
 帝國主義的爪牙
 密佈在我們的領土；
每一顆擊敵的子彈
 射出自我們的槍筒，
我們每一個都負有殺敵的任務！

哦！戰線不單在綏遠：

——我歌唱我們熱血大眾的抗戰！
為着民族的自由，
我們的戰鬥士，
在各市都
曾鼓勵而且英勇地
挖掘日帝國主義的坟墓，

誰說戰線單在綏遠？
——哦！你不聽見集團走私，
你不看見敵兵
在我們的市街上操演？
第一個忍受，……………
送了東三省；
第二個忍受，
出賣了熱河；

第三個忍受，……——

看吧，
如今，
亡國的新五條，
可不是
像猛毒的蛟蛇？
貪噬的舌尖
在伸，
在吐！

啊！你看見麼？
大批的仇貨
運入了奸商的店舖，棧庫，
大批的熱血男兒

愛國橫遭逮捕；
而，那招搖街頭的
可不是日本浪人？
販賣紅丸毒物的
可不是失了靈魂的大漢人士？

啊啊！誰說戰線單在綏遠呢？
——年青的戰鬥士們！
對於冰天雪地裡
英勇作戰的弟兄，
我們豈僅欽慕
和物質的援助？
且問我們有沒有準備
等待犧牲的頭顱，
哦！敵人在遠方，

敵人在近處！

1036，11月，末日○

戰鬥頌歌

爆炸，爆炸，爆炸了呀，
華北的火藥庫！
咱們中華民族的心血
早已鍛鍊成爲火燄熊熊的紅燭，
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們的華北
四方八面埋下了火藥庫。——
我們寧可玉碎，不求瓦全，
(我們誰也不願意做亡國奴！)
我們寧可讓中華成爲焦土！
子彈打來，子彈答覆你，
大炮轟來，我們也用大炮轟過去；
啊，我歌頌這個火藥庫的爆炸，

被蹂躪够了的土地和人民呀，
從今將在炮火聲中
燒出一個新的中華！
我們一身有的是力量，
戰鬥，戰鬥，戰鬥吧！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於夏門。

抗戰三部曲

一、新鵲橋讚歌

抗戰，抗戰，抗戰喲，中華民族的兒女們！
武裝！上前線！清還六十年來的仇怨！
最近六年來的變本加厲的宰割，蹂躪……
我們偷活得厭倦！——要活的上前線：
用重砲・坦克・轟炸機跟敵人作戰！
用手榴彈・大刀・跟敵人作白刃戰！
讓衆多的血肉來洗祭我們被奸污了的河山！
啊！抗戰，抗戰，抗戰喲，
中華民族的兒女們！
七月七日是不平常的日子，看喲，

自由・真理・正義・博愛——
這多位一體的美麗的天使，
她呀，她快要跟我們團聚，擁抱；
團聚・擁抱在一起喲，永遠又永遠！
蘆橋溝正是一個新的歷史的鵲橋，
層年待旦的黑暗正像那個古老的石碑：
——「蘆溝曉月」「蘆溝曉月」呀，
如今炮火轟走了朦朧的黯夜，
光明，戰鬥着走向光明！偉大的光明喲，
她將永遠，永遠照耀在我們的頭上哪！

二、緊急號外

號外！……鈴鈴！
號外！……鈴鈴！
太平洋岸上大風暴：

上海抗日大戰揭幕了！
全中國伸起了抗戰的鐵手，
中國中部繼續着北部
向世界廣播出戰爭旋律的雙重響奏了！
啊！號外！——從被宰割下的屠場上
站立起了中華民族！啊！號外！
聽呀！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子民怒吼了！
號外！……………鈴鈴！
號外！……………鈴鈴！
怒吼的聲浪像狂風，像雷電，像速光！
 掃過高山，掃過大湖，掃過平原，
 廣播到每一個鄉村的角落裡：
——敲起警鐘來吧！
——吹起喇叭來廣播號召吧！
讓全中華的兒女們都聽見：

從今起，抗戰直到最後的勝利！——
喂！喂喂！全中華民族的兒女們！
到壯丁隊受軍訓去！上前線去！
（前線，光榮在等候着你！）
喂喂！注意防空，準備抵抗敵機呀！
喂喂！建立國防教育，嚴防漢奸活動呀！
——從今起，開放民衆運動！
——從今起，政權民主集中化！
——從今起，誰講妥協的便撲殺他呀！……
喂！號外！……鈴鈴！
喂！號外！……鈴鈴！
太平洋岸上大風暴！
全亞細亞的火藥庫爆炸了！
中華民族全體站立起來，
中華民族怒吼了！

啊啊！上海抗日大戰揭幕：
中國中部繼續着北部
向世界廣播出戰爭旋律的雙重響奏！
啊啊，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子民怒吼了！
華南，中國本部，中華的兒女們
也都伸起了鐵的拳頭！
新的中國就在前面，
前面不遠，不遠的地方
新的中國等候着在了！
喂喂！喂喂！敲打警鐘吧！
 拿起喇叭來廣播吧！
緊急號外喇！……鈴鈴！
緊急號外喇！……鈴鈴！

三、前線勝利

電報：前線勝利！前線勝利！

兄弟們！姊妹們！

慶祝吧，熱烈地慶祝吧！

舉起我們的興奮的手，勝利的凱歌
播向天空，播向全地球，播向全宇宙；
讓每一個人，鬼，神，皆都知道：

前線勝利！前線勝利！

我機穿霧入雲，我機盤旋大空上下翻飛！
我機擊下敵機兩架，我機轟炸敵軍勝利！
地上是：我軍肉搏戰，敵軍胆怯，狼狽！
在浦東我們的智謀，英勇的重砲手
打得敵將喊神奇！……

啊！我軍前線勝利！前線勝利！

敵人一萬，二萬，三萬！
活的送來，死的骨骸送回！
喂！兄弟們，姊妹們！
慶祝吧，熱烈地慶祝吧！
拿出層年的老酒來慰勞他們去吧！
變賣你的戒指，手飾，傾出你多年的積蓄，
買東西慰勞前線兄弟去吧！
呵！最後的勝利，從今起！從今起！
我們一天一天的逼近自由解放的日期！
我們抱緊着的是真理呀！
我們的爭戰是爲了生存，爲了正義，
爲了永遠，永遠的和平，博愛呀！
然而，兄弟，姊妹們！
最大的歡欣還在後頭，還在後頭喲！
持久戰！

長期抵抗！
萬斤的重擔仍壓在我們兩肩，
我們要一肩担起，一肩担起呀！
呵呵！我們準備着
用最大的歡欣來歡迎最後的勝利吧！

夜襲下

哦，我需要火！
我需要光明，
我需要工作！——
你，每夜，入晚，午夜前，
突然飛襲進來
一如來此上夜課般的
肆無忌憚的東隣飛機呀，
我憤恨你，憤恨你！
嗚嗚嗚……嗚嗚嗚……
那是爲你而壓迫出來的獸性喊叫！
突然，你逼延無邊的黑暗
吞食了整個都市，

你逼迫我丟下了書本子，鋼筆，
人們也都丟下了一切工作；
我們撞着椅子，桌子，門框，樓梯……
好容易摸索到地下室，底樓，防空壕裡，
任由黑暗將我們緊抱，
任由那無聲的飛機——瘦的蚊虫
儘情地把我們螫咬；
嗚嗚嗚……嗚……
當都市又爲你而迫發出絞人心腸的喊叫，
我們都浸在死寂的幽靜裡，
兩顆耳朵儘是在搜求你那傲慢的聲音，
一顆心，總是難免在撲跳，
尤其是當那大地突的來了震顫，
轟炸聲和高射炮聲，高射機關槍聲
混合起了緊逼的歌奏的時候。

哦，我需要安寧，
我需要睡眠，
我需要有恒的歇息！

但是，我憎惡
這夜夜莫不如此的

「嗚嗚……」絞人心腸的警報的喊醒。——

O！你，午夜裡，午夜後，

突然飛襲進來的

殘暴至極的東隣飛機呀，

我憤恨你，憤恨你！

你使得我們匆忙地的由床上爬起，

儘管睜開惺忪的眼，張開兩耳：

天地是一片慘澹，漆黑，

盪漾着死的聲息哪！

我們被逼着溫習舊課，
然而，莫不一致的都充滿了心火：
我們恨不能本身即變作高射炮，飛行士，
變作驅逐機，偵察機，轟炸機！
我們要以攻爲守，
我們要趕你駕使着飛機前來逞兇的
強盜們——回你們的娘家去；
我們要清還黑暗，悲哀，混亂，死亡
到你們帝國主義陣營裡；
我們不需要黑暗，漆黑，痛苦和死亡呵！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

悲哀的雲濤

悲哀的雲濤追隨在我們的頭上，
兄弟呀，別要逃跑，別要逃跑！
在今日的祖國，你莫想覓得一塊安樂土，
百千個安全的夢開不出花，
你再休想呀，貪得偶然的幸運的果；
在外國，我們得不到小便宜，
百年來受人侵畧・壓迫・欺凌的准奴隸，
幾曾有人以人的眼光看起我和你？
這悲哀的雲濤將復翱翔在
我們的頭上，身上，心上，
那時，你休要想再向故國逃回：
連天的烽火，連天的黑煙，

更接着徹地的死屍，殘駭，血腥；
兄弟呀，試問！你歸到那裡？歸到那裡？
——此時此刻，我們有的還正是時候：
兄弟，只要你我來共同生產，
 共同防禦，
 共同抵抗！
讓帝國主義者的希望都變作一個「謊」！
那時，光明的箭，射遍了天空，
追隨在我們頭上百年來絞纏着在的悲愁
剎那間便將雲散天青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熱烈的握手

我們幾乎把你遺忘了！

說呀，這些日子，你在那裡？你在那裡？

可是爲了這毫無理由的一個「怕」：

天空裡佛佛地掠過的是敵機，

的確，好多老百姓業已慘遭轟死。

於是，你躲在外國人的商埠裡，

瞬間萬變的時光中，不久，你也就

任由你影子隨便逸出了我們的腦海嗎？

說呀，這些日子，你在那裡？你在那裡？

可是爲了這裡找不到工作：

機關上，裁員減薪；

學校，大都關上了大門；
宣傳隊，他們說是不需要，
一般工作的同志，得不到兩頓飽。
於是，你離開了我們，
你不知到那裡去了——這樣，
你便給我們遺忘了，丟在腦後了嗎？

嘿！你說，你說……………
你不是害怕敵人的飛機？
你也不是企圖在此國難聲中佔便宜？
你承認飢餓與苦楚原是我們的好友？
你說，只是，在偏僻處也應照耀着真理？……
O！於是，你去了，你爲播種而去了：
你說，在某一早上，陽光照大地，
你塞滿了精神在四肢，在腦海，在心上，

然而，決不是爲了恐慌！

怎麼？……………你說，你說
在鄉鎮間你組織好了後備隊？
數目一千一百，訓練又相當得宜，
是你合華輝同志同幹的；
而且，你們的軍隊
不是專門教練立正，少息，
而是，跑山，學做猴子的敏捷，
學做獅子的猛勇，又復教練他們的頭腦，
每個人懂得爲什麼要有光榮的死？
——哈哈！同志，你真幹得好！
我們把你遺忘得太不應該了。
怎麼你也不隨便給我們一封信？
這些日子，這些日子，

我們都浸在發狂般的抗敵工作裡。
好吧，好吧，我們來一個熱烈的握手，
我歡迎你，歡迎我們的一個偉大的組織者！
哈哈！同志，這時候，
不也是陽光耀青天，大地光燦爛嗎？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於廣州。

告別汕頭

三月來懷藏了，孕育大了

我的新作的汕頭喲，別了，別了！——

當黑暗的爪牙伸張了在海面上，

那萬點燈光挽救不了你白天的本像，

而一個閃爍，一個閃爍的地

你永遠孤獨着在的燈塔喲，

爲了同情，這一次你可也痛了肝腸？

看呀，那天邊，

雨雲早已包圍了星星網；

——對呀，沒有老天的眼淚，

怎寫得出離別的悲壯？

然而，你突來的急風和急雨喲，

你吹得掉心懷的悶熱，
你洗得掉艙間的骯髒，
 你怎追趕得出那金色的回憶？
 你怎有偉力可停止它不在我腦海裡
 像飛鷹般地在空中迴翔？

 是美麗的仙女在丟着明媚的眸子，
你獨霸南中國的中山公園，
 你活在我遨遊其他任一園林時的心間，
你也將永遠活現在
 每當月兒渾圓光亮的晚上。
——呀，那一晚，我好像
 已置身於意大利，瑞士的名勝之鄉；
 在那假山的石門之下，我瞧着玉帶橋，
 我瞧着那高撐起來的淡紅的燈光，

同時，水聲響處，我看見有人在搖槳，
水面上片片交鑽着的金蛇射出了燦金光；
我想像到我已是某一電影片裏的主角，
這時候，最愉快的一幕正要開場……………。

是自由的種子，
你無數的兒童戰士和文藝戰將
我看着你們復興——萌芽，發育，滋長；
你們的心臟爲擊殺浪人，漢奸而緊張，
你們的歌唱爲了偉大的民族解放；
——多麼可紀念的一天哟，
「五四」時候街頭充滿了怒吼的聲浪！
我應着「播種者爲播種而出」，
我想着怎樣來爲大家添下粗陋的肥料，食糧，
而且，我幻想起，爲了真實的紀念，

今後我將怎樣更不辜負自己，
當我居留在同是鐵蹄蹂躪下的異地他鄉。

哦！別了，別了，汕頭！

汕頭之外更有偉大的世界，
整個世界才是偉大的工作場！

然而，三月來懷藏了

孕育大了我的新作的汕頭，
分別你真似跟愛人分手一樣。

我眼睜睜地眺望着我心愛的人兒，

可是，風雨急逼地襲來，

眼底一陣模糊，你又遠了……，

只有一切金色的回憶烙印在我深心上；

哦，這些金色的回憶，金色的回憶……！

汕頭，也許有一日，當那災難降臨你身，

我會回來看守着你，共着你存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擬腹稿於海上♡

告別廈門

中夏，五月的風雨迎我來到你的懷裡，
今秋，陰沉的天空又看着我同你別離；
離開了你那曾是陽光照耀下的

都市風光的明媚，

鷺江的海濤勝景，

那像健康與艷麗合作出來的
摩登女郎的優美。

我腦海裡幌着無數顆熱情的臉孔，

百千對耀着真理的光輝的眼睛，

他們在歌唱着：『我的生死
共着你的存亡，廈門，我愛你！』

然而，我終於離別着你，

在這麼一個陰沉的日子裡。——

唉，廈門，你誠然是窈窕，

你誠然是美麗！

可是，漂來泊去，我只是真理的播種者：

我承認我曾真正認識你的靈魂的珍貴，

我却不能長久的享受你，愛撫你，栽培你。

我想像着快要臨頭的殘踏與蹂躪，

我圓睜着眼看特殊環境下的特殊應對：

我憤恨迄今尚沒有人爲你的安全

建築起堅強的炮壘，

也沒有人相信數萬的壯丁隊

發給他們與保土衛民的武器，

讓他們爲不甘做亡國奴而肉碎。

如今，看吧，廈門，我掙別着你，

你是拖着這麼一付沒有血色的臉孔，

天空是那麼陰沉沉的。——

果然不錯，始終我會再有時候親近你，
而且，那時候，從那高空中
會有光明的太陽照耀得你的臉孔通紅，
比以往，那時，你會有無比的艷麗。
然而，別了，三月來給我親昵過的廈門，
別了，別了！……

中夏，五月的風雨迎我來到你的懷裡，
今秋，如今陰沉的天空又看着我和你別離。
——不久，在那炎熱的南國海岸線上，
我會對準東北方，夜夜遙念你

牽罣你的健康罷！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構思於海上○

廿三日執筆於漳州；

海嘯，暴君！

——爲紀念聶耳寫——

噤……噤！

唔……唔！

海嘯，

你黑面獠牙的暴君！

你又舞起了巨爪

張開了飢餓的

貪饕的黑口

在嘶！

在吼！

好像萬馬奔騰

口角迸出了白沫麼？

噤……噤！

唔……唔！

啊！暴力的勝利者！

狂暴者的驕傲！

——聾耳同志喲，

汹涌

澎湃的浪濤中

你犧牲了！

隻身怎敵暴君的強暴呀？

呵，出征暴君，同志，

你反被暴君吞食了！

號……噤！

唔……唔！

暴君在轉側

暴君在搖頭；
戴上勝利的王冠
暴君在笑了！

暴君們怎不快樂呢？
我們是暗夜裡
挺進的軍隊，
如今缺了勇敢的喇叭手！
後緊貼着前的鐵流行列中，
同志，只恍惚裡
才能看見你的影子了呵！

號……………嗚！
唔……………唔！

你果真是死去了嗎？

——啊！同志，
說你停止了呼吸
張不開喉嚨了，
說你僵硬了兩手，再不會，
執筆作曲了；
於是，
你就果真是死去了嗎？——
啊啊！不！
大陸上，
千千萬萬的大眾中
被燃燒起了你的新的靈魂，
你的靈魂不是復活了麼？
聽呵！
人們歌唱着你的歌曲
在街頭

在地下室裡
在烽火行列中，
那聲音喲
天旋地動！

噤……………噤！
唔……………唔！

暴君在歡叫
暴君在舞跳；
戴上勝利的王冕
暴君滿意了！

但是，同志！
你是先知！
你是詩人！

你是時代的歌者！

你是力，

是一切動能的馬達！

你的肉身埋藏了炮彈，火焰！

像魚雷

像潛水艇

你只是在暴君的肚腹潛藏；

你正儲着一切轟炸的力量！

——等着罷，

太平洋將掀起世紀末的風浪！

海嘯，暴君！

汝戴牢了勝利的王冠麼？

呵，不能！

汝不能就打瞌睡呀，

看！——

萬千的聶耳復活了！
萬千的聶耳復活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

寫於日本房州。

此詩曾發表於東京出版之聶耳紀念刊中，
後因風格關係未收入其他集子。
茲重刊於此，也許可用
以歡迎太平洋上的風暴吧！

筆者誌

當我噙着魚骨頭

——悼溫流——

當我噙着魚骨頭，
愛友喲，我便想起了你：
 你歌唱着自由，
 你歌唱着正義，
 你歌唱着戰鬥；
 然而，————
一根魚骨頭插入了你的喉嚨，
經由庸醫的手，
死神永遠封鎖了你的口，
停止了你的歌奏！

啊！愛友喲，
誰料這麼簡單地
我們便從此分手？
這時期：在故鄉，在汕頭，
在荔枝灣，在珠江口，
正是該當我們
行將聚首長談的時候！

雖然從今「溫流」行將泛成了狂潮，
空下了一個崗位，
在今朝，我們怎免悲哀的燃燒？
記否？愛友！
古舊的「我們的堡」，
正猶待你響導的怒吼，
滿佈荊棘的我們的國，

正待你「開路」先鋒的歌奏；
而侵略壓迫者營壘的潰滅，
正猶待你的繼續奮鬥。

哦！我們咒罵魚頭骨麼？——
哦！我們痛恨那庸醫喲，
他把你無限的青春熱力
獨向墓門拖走！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

溫流逝世週月紀念○

飛鷹，飛向臺灣去吧！

序曲

強盜由母親的懷裡搶去了孩子，
母親在淒慘的境遇中過日，
而孩子強壯了起來，
孩子差不多已忘記了母親了；
（那僞父，他安排了強盜的教養）
因為他被教養了四十餘年。……
哦！四十餘年……這長長的時間：
母親病着，父親疲勞着；
哥哥無日不在戰鬥，
弟弟也無日不在奔走；
祖父，他早已丟下了生命的重担，……

（可憐他吧，他的一切已經過去了）！
大家都奔向着來年。
然而，母親不能不爲
她的失去了的兒子而哀喊：——
因爲，這不光是母愛，
這也是她被宰制下的兒子
所應有的求生的蓄念。
他應當立即覺醒，
用利劍刺入那賊父的胸坎。
他的日子來了，
他應該自己起來，
用熱血，用火燄
把自己的旗幟渲染。

一、飛鷹，你來自台灣麼？

惠……啾啾……和！

惠……啾啾……和！

飛鷹鳴了！

飛鷹在空中飛過了。

飛鷹呵，

你來自台灣麼？

你來自澎湖列島麼？

——但願你會說「是」吧！

——母親在惦念着；

母親被人蹂躪・殘踏・苦病着；

然而，母親更加思念她的兒子，

那強盜制肘下的她的兒子。

惠……啾啾……和！

惠……啲啲……和！
飛鷹呵，但願你會說「是」吧，
但願你能趕快飛回，
你回到她的兒子那裡去，
你去告訴他——那個她的兒子吧！
這是她的歌，
這首歌是滲雜着血和淚。

二、母親的歌

孩子，四十年來
你被別人暴力所撫養。
四十年來離開了你的血娘。
孩子，孩子，你如今啲，
你可粗野了？你可鍛鍊得剛強？
你的赤心可還記得起

那強盜的殘暴，
你如今喲，可有手刃賊父的思想？
哦，你被教壞了吧！
你忘記了逝世了的祖父，
你忘記了掙扎中的爸爸，
你也忘記了病難中的老娘了吧？
噢！孩子！聽說，
你被教會了不良嗜好，
你有時做了賊父的走狗；
憑藉賊勢，你使得哥弟哀叫。
唉！孩子喲，
都是我們不是：
你的祖父，爸爸疏忽了你，
於是，你便被強盜搶去了。
你可曉得，那完全是狡黠，殘暴：

雖然你掙扎着，抵抗着，
畢竟你被他們搶去了。
他們用武裝鎮壓了你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來喲，那會疎忽過一秒！
然而，孩子，這四十餘年來，
你可曉得別人載去了金，銅，煤，礦，
別人掘盡了你的寶藏？
你可曉得別人載去了白米，
雖然你每年生產了七百萬石的米糧？
你可曉得別人主有了你的甘蔗，
那怕你年產七十四噸的沙糖？——
雖然你有佔全島十分之七的山林，
你可曉得這些都已進入了別人的腰囊？
雖然你有香蕉，樟腦，漁場，
你可曉得這光使你的賊父向世界誇張？

噢，孩子，你可又還曉得
那最大的可痛：
他們，他們在你的腹中埋下了戰場，
基隆港裡留下了多少艦隊，
那裡隱藏了多少狠毒技倆。
它們不僅是被用來蹂躪你的母娘，
它們喲，也將用來炸裂你的腑臟！
噢，噢，阿里山高聳雲空；
歷盡患難的她喲，
她也將深含隱痛吧：
她的慈心將悲歎你有物不能自用；
她的慈心喲，她將悲歎你
四百萬人受治於二十萬衆；
她看見你們飢餓，
她更看見帝國主義者驅你爲兇；

她看見別人偷偷地
企圖調換你們的頭腦，
她更看見別人遍地設立了神宮，
她們假借神威來使你們驚恐。
噢，噢！孩子喲，
誰不爲你而心痛？
怎怪得她的姊妹也要先她
而冒出了火煙，常把大地掀動？
哦！孩子，你自己想想看吧：
如今你被壓迫得可能動擅？
如今你的言論可能伸展？
誰禁止你學習中國文字？
誰會答應你平等獨立的條件？
誰企圖逼你進入深淵？
呵呵！我親愛的孩子喲，

民族自決，這不是文明的聲浪麼？

你那細胞——百萬粵人，

二百餘萬閩人，

動作起來，跳動起來吧！

臺灣島是你的！

你覺悟起來趕走那強盜，

讓老娘親眼看你成家立業罷！

哦，孩子；……我熱望着你……

孩子，你趕快起來吧！

起來吧，……………

你的哥哥弟弟已康壯起來了，

他們會親近你，親近你的喲！

三、去吧，飛向台灣去！

惠……喲……喝！

惠……啾……嗚！
飛鷹鳴了！
惠……啾……嗚！
惠……啾……嗚！
飛鷹去了！
——去吧，
請你飛到台灣去吧！
飛到台灣歌唱去吧！
惠……啾啾……
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於福州。

★詩歌出版社叢書

都市的冬

路工歌

我們的堡

鋼鐵的歌唱

戰前之歌

搖籃歌

南中國的歌

飢餓的咆哮(長詩)

海燕的歌

最後的吼聲

抗戰三部曲

國際縱隊(即出)

咆哮(即出)

可憐虫(長篇敘事詩)(即出)

王亞平著

江岳浪著

溫流著

蒲風著

史輪著

蒲風著

童晴嵐著

江岳浪著

王亞平著

溫流著

蒲風著

雷石榆著

素盦著

蒲風著

我們的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開卷有郭沫若先生題字，有蒲風先生的序，有羅清楨先生的木刻插畫五幅，內容包含溫流詩人創作二十二篇，都屬精美之作，上海群衆圖書雜誌公司有代售，每本大洋二角正。二版在籌備印刷中。



論文集：現代中國詩壇（約五萬字）
序評集（序評約二十篇以上）

籌印中
整理中

蒲風詩作集

- | | | | | | | | |
|-----------------------|---------------------------------|----------------------|--------------------------|------------------------|--------------------------|-------------------------|----------------------------|
| 1. 茫茫夜（一九三四）
\$0.4 | 2. 長敘事詩
六月流火（一九三五）
\$0.25 | 3. 生活（一九三六）
\$0.1 | 4. 鋼鐵的歌唱（一九三六）
\$0.15 | 5. 搖籃歌（一九三七）
\$0.15 | 6. 抗戰三部曲（一九三七）
\$0.25 | 7. 長敘事詩
可憐蟲
（印刷中） | 8. 詩集
諷刺黑陋的角落裡
（籌印中） |
| 春光書店（待再版） | 上海內山書店（待再版）
（代售） | 詩人俱樂部（待再版） | 詩歌出版社（即再版） | 詩歌出版社 | 詩歌出版社 | | |

翻譯
十二個（俄·勃洛克著長詩）
（整理中）
普式庚詩鈔（葉可根合譯）
（籌印中）



偉大的詩人在現實人生中通過他的想像，
偉大的想像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然而
始終無背於並月日而光輝的真實和真理；
.....糊塗的詩人
丟棄了一切現實材料，雖然他們提倡想像，
然而，那都是離奇的不基於真實的虛幻.....

——可憐虫第一章第六節

請讀：長篇敘事詩
誰是大時代下的「可憐虫」？

可憐虫

請由此書讀出四百萬台灣同胞的出路
請由此書讀出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的呼聲
請由此書辨認出失去台灣對於中國的教訓
請由此書觀照中毒了的我國的有閒的知識份子
請由此書透視日本小國的「夜郎自大」原形攝影
請由此書透視日本人的「親善與共存共榮」內幕
請由此書透視日本小國的政治、外交、教育設施
請由此書透視日本人的蔑視、擺佈弱小民族
凡不明白什麼是長篇敘事詩的無妨一讀
凡咀咒新詩枯澀乏味的理應試讀
由這裡可以明白台灣所受宰制的一切情狀
由這裡可以研究目前的台灣問題
凡沒有讀過「六月流火」的歡迎一讀
凡讀過「六月流火」的無妨一讀



上海引擎出版社總經售

溫流詩歌創作第二集(遺著)

最後的吼聲

已 出 版

每冊實售國幣大洋二角五分

溫流詩人雖已死，
畢竟永生着詩人的心！

不信！

請買來一讀！

詩歌社出版出版
各大書店經售

● 溫
● 預 流
● 告 遺
● 集

除「我們的堡」「最後的吼聲」二集內所收進之詩作外，另集珍貴之作約三十篇，而成冊，名為「溫流遺集」，亦由詩歌出版社出版，預料明年內可與大家見面！

▲ ▲ ▲
請耐心等着！

雷石榆詩歌集

國際縱隊



有詩歌創作三十餘篇

李樺先生美精木刻六幅

裝 幀 極 其 美 觀

定 價 二 角 五 分

詩歌出版社出版

引擎出版社總發行

全國各大書店代售

咆哮

(詩集) 本月內出版

有羅清楨先生的精美木刻
有蒲風先生的「開卷語」代序
集國防詩作凡三十篇

青年人誰個沒有熱情？

熱情之可貴，在其

結合而成爲詩篇，

在其

透過時代社會的現實下

而能打起別人的熱情！

國防詩歌第二集

抗戰三部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印數一——一〇〇一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五分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總經售處：引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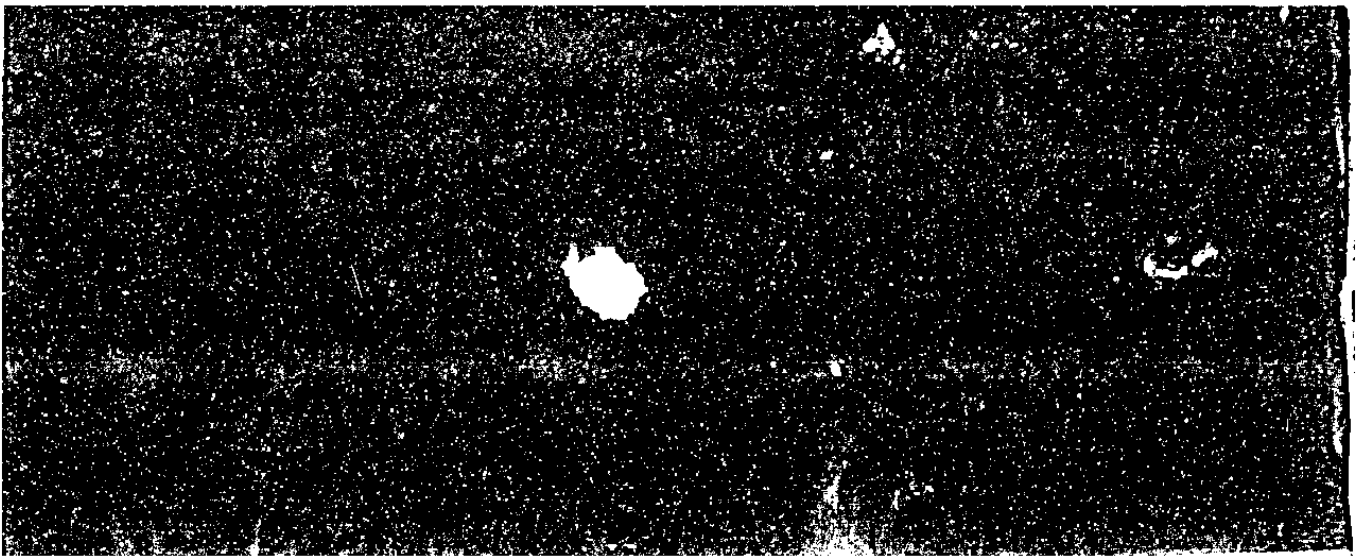
電話：八三八〇五

上海霞飛路一百號

發行者：詩歌出版社

著者：蒲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0.25